

# 株洲文史



## 第十四辑

## 目 录

### (株洲解放史料专辑)

- 中共株洲地下党活动的回忆……………晏树常 管恒宽 ( 1 )
- 战斗在解放前后的磐石乡……………旷克环 ( 7 )
- 策动醴陵县长肖道柏和平起义始末……………孟树德 ( 16 )
- 解放前夕醴陵城区地下党的工作……………欧阳文德 ( 22 )
- 醴陵城区小教界迎解活动片断……………刘正伦 ( 28 )
- 中共攸县皇图岭地下党迎解支前活动……………贺惕诚 ( 34 )
- 攸县南乡的地下斗争……………单泉源 ( 52 )
- 茶陵地下党活动的情况……………苏力民 ( 59 )
- 酃县解放的经过……………金 健 ( 65 )
- 酃县地下团工作的回忆……………唐剑平 ( 77 )
- 解放前夕我在东方中学的活动……………张郁兰 ( 84 )
- 护校迎解忆当年……………谭叙伦 ( 91 )
- 酃县金家湾泥木工人夜校记事……………罗森云 ( 97 )
- 渌口护桥的回忆……………刘知白 ( 102 )
- 我为解放军搭浮桥……………袁再福 ( 106 )
- 解放初期的茶陵支前委员会……………韩玉成 ( 109 )
- 三门人民迎接解放军……………陈续平 ( 112 )
- 株洲解放和新政权的建立……………胡维新 ( 116 )
- 株洲建市前的政权建设……………罗土洲 ( 122 )

- 株洲接管工作的回忆……………言 钊(130)  
 南下茶陵纪实……………梁 彪等(133)  
 从晋中到醴陵……………周继舜 张 厚(140)  
 酃县解放初期的斗争……………王 榕(146)  
 南下酃县的回忆……………樊致祥(154)  
 我随南下工作团到酃县的经过……………姜德润(159)  
 酃县独立义勇大队投诚记……………姜德润(168)  
 建国初期攸县工作的回忆……………赵英俊 段炳英(172)  
 茶陵民主建政概略……………彭立德(178)  
 茶陵反霸斗争的回忆……………江 清(184)  
 攸县地下武装的建立和剿匪经过……………贺达尊(191)  
 罗定湖北落网记……………陈颀予(200)
- 参加江南地下第四军工作的回忆……………唐宗成(204)  
 江南地下第四军突击大队的主要活动……………贺光裕(217)  
 湘东支队在湘赣边区的游击活动……………陆承裕(223)  
 湘东纵队的点滴回忆……………湛 震(231)  
 民盟酃县区分部在城乡的反蒋活动……………尹华民(235)  
 酃县武工队的斗争回忆……………李卫生(252)
- 我在株洲解放时……………胡 维(259)  
 忆解放前夕的株洲乡公所……………杨发强(266)  
 醴陵解放前夕的县政府记事……………李才德(270)  
 攸县旧政人员迎解斗争片断……………蔡海安(276)  
 我随茶陵县长罗楚书起义追忆……………谭物宝(281)  
 湘赣边反共救国军第一纵队直属第三大队起义经过  
 ………………陈修农(291)  
 酃县解放的回忆片断……………刘东炳(298)

## 中共株洲地下党活动的回忆

晏树常 管恒宽

1948年冬，淮海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国民党南京政府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革命形势迅速发展。刚从沅陵中学毕业的进步学生晏树常（因闹学潮险被开除学籍），怀着对国民党腐败政治极为愤慨的心情，回到故乡——株洲，在石子头郭氏蒙泉小学教书。因其兄晏纪常在株洲建宁中学教书的关系，得以接近当时株洲著名的民主进步人士叶镜吾老师（叶是建宁中学校长），在叶老的直接影响下，阅读了一些进步书籍，如苏联大使馆出版的时事政论性的《新闻类编》和毛泽东的《中国向何处去》的小册子。

1949年3月间，通过叶老师郑重介绍，地下党员廖新雨、廖得奇始与晏树常认识。当时廖的公开身份是弥佛寺小学教员。经过一段时期的频繁接触，彼此已有所了解。一天晚上，二廖留晏树常夜宿弥佛寺，廖新雨便开门见山地同晏树常纵谈国家大事和他在株洲进行党的地下工作的情况，并具体分析了当时的革命形势和自己担负的任务。当谈到地下党需要团结争取一切进步力量，组织宣传和发动群众，分化瓦解敌人，做好大军南下的迎解支前准备工作时，明确交待晏树常抓紧时机，组织一些进步

---

晏树常 原株洲区政府民政助理，湘潭县一区副区长，现在湘潭农业学校教书。

管恒宽 原株洲人民银行秘书，后株洲工商银行秘书，现离休。

力量，开展地下活动。廖新雨的一席话，使晏树常在思想上受到很大的启发和鼓舞。晏愉快地接受了任务，一颗向往革命的火热的心更加坚定。

晏树常从弥陀寺回来后，立即在家庭成员中开展活动。晏家祖辈是“书香门第”，父亲早逝，寡母勤俭持家，兄弟姐妹6人。大哥晏纪常从事教育工作，在地方稍有名望；姐姐晏瑾华和姐夫管恒宽都是失业青年；妹妹晏振容还在读初中。这些家庭成员，思想主体是倾向进步，拥护革命的。经过晏树常的启蒙教育，他家很快成了一个革命据点。

1949年4、5月间，廖新雨同志秘密地拿来了一些革命书刊供大家阅读，其中有马克思哲学的基础理论《科学的哲学》和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论解放军战场》、《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等小册子。同时在地下党的领导下，晏树常以教书为掩护在当地的一些进步青年中进行革命串联。此后，地处石子头的晏家，即成为地下党活动的联络点之一，廖新雨、廖得奇、郭镇球等同志经常往来其间，为了支持地下工作，晏家全力以赴，仅仅是为了招待经常碰头的战友，在3、4个月时间里，就吃了两个猪的腊肉，米不够吃还到处去借。晏母和晏瑾华、晏振容承担洗衣做饭和接待的繁忙家务。

根据地下党的指示，为了掩护暑假期间地下党的活动，广泛发动群众为迎解支前作准备，5月初，晏树常串联了由衡阳扶轮中学返乡的老邻居余清源，加上廖得奇、管恒宽、晏振容的密切配合，在石子头郭家祠堂蒙泉小学内办起了农民夜校，参加学习的近40人。夜校离晏家只有300米左右，便于夜间活动。学员中主要是一些贫苦的稍有文化的农村进步青年，如殷立、尹升恒、漆桂馨、漆海滨等同志。教学的内容有识字、读报、珠算、唱歌等。由廖、管、余、晏、程等5人分别担任教学。结合读报，策略地宣讲党的方针政策、解放战争的形势，

揭露敌人的谣言，并对学员进行阶级斗争的启蒙教育，鼓励大家团结起来，反对地主剥削。音乐课主要是教唱革命歌曲，先后教唱了《农家苦》、《革命的苗家》、《金凤子》、《一根竹杆容易弯》、《唱出一个春天来》、《团结就是力量》等，激励学员为自身解放而斗争的信念，并抒发我们对即将解放的胜利信心。直到40年后的今天，当年学员漆海滨同志还能记得《金凤子》的歌词和大家唱革命歌曲的激昂情绪。从5月初起，我们坚持办农民夜校，掩护党的地下活动，一直到株洲解放。

1949年6月初，地下党负责人廖新雨同志交给我们一项重要任务，主要是了解株洲一带国民党的军警宪特、党政要人及地主豪绅的情况。当时由交际广、阅历多的晏纪常，利用他过去曾在白关乡公所任过经济主任的社会关系，熟悉内幕，比较系统地向我们提供情况线索，经晏树常记录整理，管恒宽缮写成册。这项调查断断续续花了一个多月时间才完成任务，交给了廖新雨同志。后来地下党将这项社会调查作为敌伪档案资料，交给了新成立的株洲区人民政府。

6月下旬，廖新雨托郭宗元借来了一部油印机，我们即在郭家祠堂开始印刷宣传品，具体由管恒宽刻蜡纸，晏瑾华、晏振容帮助油印，翻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中国土地法大纲》、《关于工商业政策》等，趁夜晚由廖得奇、余清源、晏树常分头到各处张贴。此外还刻写了《中共株洲地下党告地方伪乡保长及地方士绅书》，告诫他们保管好文书档案、枪支弹药，准备移交，争取将功赎罪。这些工作在当时是相当危险的，曾一度引起当地士绅、曾在蒙泉小学教过书的郭汉奎的怀疑和注视，由于我们的活动是在夜间秘密进行，未被发觉。

7月上旬的一天，廖新雨同志召集廖得奇、郭镇球、管恒宽、余清源、郭宗元和晏树常等6人在晏家秘密开会。廖新雨

同志总结了前段地下活动的情况，并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指出：“解放军在5月16日已占领武汉，大军正向湖南境内的平、浏地区挺进，株洲将很快获得解放。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同志们做了大量工作，没出问题，是个好事。要知道这是因为：（一）由于解放大军进展神速，国民党大势已去，他们中的很多人不愿得罪共产党，都想给自己留后路；（二）党的外围组织正在长、潭、浏、醴边界地区树起了江南地下第四军的大旗，国民党当局的注意力被吸引到他们身上去了，因而对我们这些活动倒还不大在意。然而，我们绝不能因此有麻痹情绪，愈是接近胜利，愈要提高警惕，以保证不出问题。”为此，廖新雨同志要求大家都用个化名，并拟定廖新雨化名辛雨，廖得奇化名言志豪，郭镇球化名言轴，晏树常化名周海清，管恒宽化名宣艾。后来郭镇球的化名言轴，一直沿用至今。

7月20日以后，解放军先头部队已进驻长沙县嵩南乡樟桥附近，离株洲仅咫尺之遥。国民党部队已撤至河西及淞江以南一带，株洲处于“真空状态”。26日地下党派郭镇球同志，由郭家祠堂出发，沿株浏乡道至樟桥附近，与解放军的先头部队接上了头，然后在浏阳柏嘉山师部驻地会见了136师师长曾雍雅。政委李平，详细汇报了株洲敌军的兵力部署和社会情况。此后数日内，地下党安排我们在荷塘铺附近，迎接等待解放军先行侦察部队并提供情报。

27日上午，在石子头通向株洲镇的道路上，果然出现了手持冲锋枪向株洲前进的解放军侦察员。这时株洲方向也传来了枪声。我们两人立即迎向前去，一面向解放军出示我们印制的《解放军布告》，以表明我们的身份，一面递送茶水向他们表示欢迎和慰问。与此同时，我们早已将准备好的油印宣传资料，分头发动农民夜校的学员尹升恒、漆海滨等在各交通要道和镇内张贴。下午廖得奇由株洲镇赶来晏家，他说解放军先头部队

并未进入城区，只在火车站附近打了几枪，不久就向宋家桥方向撤走。晚上，廖新雨同志召集我们到郭家祠堂听取前往浏阳柏嘉山与解放军接头的郭镇球同志的情况汇报，大家都非常高兴。但因我们一些同志，在迎接解放军先头侦察部队时，身份已暴露，为防不测，廖新雨同志决定，第二天晏树常、管恒宽、廖得奇等向黄泥塘、大坝脑的地下活动联络点转移，作暂时隐蔽，一面继续印制《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趁夜间到街上秘密张贴。

一天，晏树常和他的姐姐晏瑾华为了探明株洲镇内敌军的虚实情况，同时秘密地带了一些传单来到街上，只见商店都关了门，徐家桥边的墙上还有我们夜间张贴的《解放军布告》，赫然在目。据说早两天国民党部队已撤至河西，晏树常、晏瑾华来到五节街河边的一个碉堡里向河西瞭望，突然一声枪响，碉堡附近临江房子的墙壁上被打了一个枪眼，他俩险些儿挨了枪弹。

8月3日，大队解放军进入株洲，第二天报纸登载了程潜、陈明仁两将军起义的通电，湖南宣布和平解放。8月12日，南下党员和株洲地下党在旧乡公所会师。株洲地下党的负责人廖新雨向南下党员胡维新等同志汇报了株洲地下党的工作情况。随即株洲区人民政府成立，由胡维新任区长，廖新雨任副区长，郭镇球、余清源、晏树常等同志分配在区政府工作，负责筹粮支前；管恒宽去湘潭县人民政府，分配在湘潭县城内接管旧银行工作，9月1日奉命回株洲筹建人民银行。从此我们的同志都走上各自的工作岗位，为解放事业继续进行新的战斗。

1950年1月3日，廖新雨邀集一同搞地下工作的郭镇球、郭宗元、余清源、管恒宽、晏树常共6人（廖得奇外出未归），在四明照相馆（即人民照相馆前身）合影留念，相片上写着“从黑暗里战斗过来，在阳光中锻炼下去”。合影后各自东西，以后由于

极左路线的影响，政治运动接连不断，参加合影的同志，各自遭遇了不同的厄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才好转起来。37年后的1987年1月3日，昔日的战友重聚株洲，按原来的座次排列，再次合影留念，只是这次比上次少了一人，我们中最年长的郭宗元同志已于“文革”中去世。回想往昔的峥嵘岁月，留给我们的是难忘的值得珍惜的记忆。

写于1989年8月9日

## 战斗在解放前后的磐石乡

旷克环

1947年秋，新任磐石乡乡长张立中来到我家，要我担任乡政府民政主任，我觉得国民党政治腐败，便极力推辞。谁知张立中不但不答应，反告诉我母亲，要我约定时间去关王庙接事。正当我犹豫不决之际，大革命时期我的两位同学——何德恒、张开泰（均系醴北工委地下党的同志）带来一位叫袁桂轩的同志，要我帮袁找一差事。于是，我就将张立中要我当民政主任的事情和自己的想法向他们说了。事后，他们将我的情况向醴北工委作了汇报。第二天，他们三人又找到我，要我不要犹豫，党组织已同意我担任乡民政主任职务。不久，游剑云、唐士声等同志又来到我家，要我利用乡民政主任的身分，为迎接解放多做贡献，把磐石乡政府变为一个“白皮红心”的据点。

过了几天，游剑云同志的爱人易洪业来乡公所，喊我去她家玩牌。这天晚上，在她家里见到了省工委负责人刘亚球同志，他对我参加革命表示欢迎，还询问了我的简历。接着便给我布置了今后的工作任务：一是要千方百计地搞一些盖有县印的空白身份证；二是要秘密组织抗征、抗粮，减轻农民负担；三是安排党内同志打入乡警队内部，掌握武装，作好迎接解放的准备。此后，刘亚球同志经常来指导工作。直到1948年8月，刘亚球调湘南纵队当政委后，这里的工作便由省工委另一负责人罗正坤同志接替，

---

旷克环 大革命时期参加革命，1927年4月加入青年团。

解放后任农村基层干部。已故。

继续领导我们的斗争。在党组织的培养帮助下，我于1948年9月18日，在刘昌福同志家里，由唐士声、游剑云两同志介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尽管环境险恶，任务艰巨，我还是尽自己的能力，克服重重困难为党做了一些工作。

### 一、利用乡绅，掩护自己

接受党组织交给的任务后，为了巩固自己在乡政权的地位，我一方面利用族侄铁刚之舅父、当时在乡间闲居的国民党少将司令唐文简的亲戚关系，想方设法投其所好，经常去他家玩牌、拉家常、谈局势，有时还带一些乡县上级官员去他家拜访。这样，既博得了唐文简的信任，又在这些旧职官员前炫耀了自己，使他们不至怀疑我的身份。另一方面，我有意识地交好一些有社会地位的乡绅富户，对一般群众及旧职人员则做到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在工作上也尽量地替乡长“出点子”。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我被众口交誉为“好人”，由于他们的帮助和地下党的支持，我在盘石乡，虽然乡长三易其人，而我却一直未动，最后还当上了“乡长”。

同时，地下党醴北工委又选择了游剑云同志家作为党的联系地点。剑云同志是个阿庆嫂似的人物，善于应酬。她爱人系地主出身，家有200余石田租，但为人老实，支持她的革命工作。因此，她家经常灯红酒绿，“高朋”满坐，有效地迷惑了敌人，掩护了我们的工作。

我进入盘石乡不久，即取得了乡长张立中的信任。陆续安排了袁柱杆、刘康佑、唐文高、唐文安、唐文竹、苏勇等11名地下党员打入乡警队中，掌握了乡警队的武装。同时，将苏正春同志安排在同乡公所当事务长，将喻志禄同志安排在同乡公所任收发公文工作，分别掌握了同乡公所的经济、文书大权。在工作中，我发现旷克璋同志沉着、勇敢，有觉悟，是一棵好苗子，就

报请党组织将其列为入党发展对象，并替旷谋了个第十三保保队副兼户籍干事职务，还搞了约20份盖有县印的空白国民党身份证，于1948年夏天，在游剑云家里交给了刘亚球同志。

## 二、想方设法，破坏清乡

1946年以来，蒋介石发动了罪恶的反共内战，在农村，多次进行了清乡，磐石乡当然在所不免，我们巧妙地对付了四次清乡运动：

第一次，是1948年春，醴陵县府派了傅子文率队前来清乡，傅系磐石乡龙凤冲人。醴北工委讨论，决定派我和袁桂轩同志做傅子文弟弟的工作，令其向傅子文进行说服。针对当时时局发展趋势，警告其兄不要得罪了乡里，要为自己留条后路。这样，傅也就软了劲，清乡只虚应了一下故事。

第二次，在1948年冬，县长雷孟炎带领张善昌来磐石清乡，他们首先召开乡绅、乡民代表及各保保长开会，进行调查，气氛相当紧张。党组织要我利用与国民党少将唐文简的关系，向参加会议的人做工作。我们原先已摸清了当地乡绅情况，了解到乡绅易印鸿，在大革命时曾竭力保护过女共产党员黄柳英，其人系开明人士，在会前仍策动他发言，有意冲淡清乡的紧张气氛。会上，易首先提出：“北二区过去在关王庙因共产党嫌疑，杀过800余人，真是血流成河，现在群众还谈虎变色，谁还敢屯留共产党，谁还敢当共产党？上北乡耿在孝在那里闹得鸡犬不宁，我们这里看来还风平浪静，还没出什么事……”。他这样一说，其他人也附和起来，有的说：“我们那里没看见什么生人来往。”有的说：“我们那里的人，晚上不去哪里活动。”这样一来，清乡气氛缓和不少，我又暗中嘱咐各保保长，对下乡人员，招待从优。因此，他们到乡里走了一周，住了几天，一无所获，便回去销差了。

第三次，1949年上半年，县里又派刘镇湘前来清乡。各保照例填了“连坐切结”，召集群众会议，他在会上大骂一通。这时，后竹山抓了一个给耿在孝送信的人，名叫罗先存，刘如获至宝，审讯逼供，罗誓死不招。后用电刑，我暗中嘱咐乡警用废电池做样子，待接通电源后，罗亦心领神会，装做禁受不住，昏倒在地。如此这般，搞了一通。由于无口供，刘镇湘也无可奈何，后来我就叫乡绅罗再福具保开释，把罗先存放了。这次清乡，也就过去了。

第四次，是紧接第三次清乡后，县派直属第三中队队长王立身率部驻离乡公所不远的唐显公祠，坐镇磐石，进行清乡。王系大特务头子戴笠的学生，狂妄自大，自命不凡。这种情况下，我们便来了个逢迎吹捧，酒肉相待，弄得他云里雾里，头脑昏昏。对他的部下，我们亦酒肉相敬。从外表看，我们的关系亲密无间，对他们的工作，我们也尽力“合作”。这样，他在磐石乡坐镇了个多月，自然也没有抓到什么东西。

### 三、“拖”字当头，抗丁抗粮

1947年以后，国民党在内战战场上连连失败，征兵征粮也就越来越频繁。广大人民对国民党的官场腐败、军事失利，早已洞悉，无不怨声载道。群众的这种思想情绪，对抗丁工作，最为有利。我们一方面佯为应付，一方面软磨硬拖。每次任务下达后，我们一是尽量向富户多派兵款，同时用钱向县兵役科买抵兵额的条子。二是尽量买兵贩子去顶兵额。这些兵贩子，要钱不多，顶名入伍后，不久便会开溜。三是暗中支持各保尽量拖。乡警大多数是地下党同志，催兵自然不力，保上也落得一拖再拖。这样，磐石乡征兵不力，成了全县的典型。乡长张立中只一年时间，由于征兵不力，就被撤职了。继任刘培常一上任（我被乡绅推荐为他的经济主任），大抓征兵，我被派

到第八保催兵，搞了几天，没催到一个兵。我在乡下时，便听到刘培常在乡公所大发雷霆，要撤我的职。消息传到游剑云同志那里，游旋即去唐文简家，告诉他这件事，并怂恿唐文简出面为我说话。结果，唐文简命其三姨太（刘培常的姑妈）去乡公所，找刘培常大骂一通。意思是说，旷是好人，乡里皆知。征兵不力，是无兵可征。简公喜欢他，你不能有眼无珠。这样一来，我空手回到乡公所，刘也无话可说了。刘培常又因征兵工作一筹莫展，不到半年，也被免职。直到1949年春，程潜当了省主席，发布了“二五减租及停止征兵”令，这一斗争，方告结束。总共一年时间，由于我们工作，共抗丁约200名。

关于抗粮，除神祖祀会及富户外，其他农民的公粮，我们就策动拖，田赋处一再要求乡公所协助催粮，乡公所的乡警，催粮完全是应付差事，有时下去转一圈，有时干脆不予理睬。

#### 四、利用矛盾，竞选校长

磐石乡第一中心学校，设在鸿仙寺。1948年下期结束时，校长李人价辞职，党指示要夺取校长职务，由唐士声同志担任，这项任务主要由我完成。在全乡士绅、乡民代表的选举校长会议上，我以乡公所干部的身份参加了大会。会上，我和李席珍同志介绍了唐士声的资历和工作能力，极力推选他为校长候选人。由于我们的力争，会议通过了我们的提议，谁知乡绅刘路生却暗地里去竹山，请当时醴陵的大恶霸地主刘石顽写信给县教育科，推荐十分反动的晏贵物当校长。得知这一情况后，醴北工委又指示我做刘石顽的工作，要求刘收回成命。我急到姚家坝，见到刘石顽，急中生智地向他开了个玩笑，我说：“顽公，今天我特意来参观你做的新裤子。”他听了这话，一时摸不着头脑。于是我告诉他乡里如何开会，如何选了唐士声当校长，乡绅中张羽翼，刘运升（均为有势的大地主）参加，如何

听到你老人家写信推荐了晏贤物，张、刘如何有意见，叫我来传信，说你一裤子兜了一乡人。我这样绘声绘色地讲了一场，刘石顽听了之后，大骂刘路生不是东西，“险些让我得罪了岁公、升公”，答应即写信去教育科，收回成命，并向教育科道了歉。我随即持其信回乡公所，写了个“快邮代电”并附上他的信，急送教育科。不久，委任唐士声为校长的通知便发下了。

唐任校长后，便迅速将何少乔、张一平、张致均、刘立端等同志安排在学校当教员，刘昌福同志当工友，并设法将言拜昌、刘奇群等同志安排在鸿仙寺附近的几个学校；唐际植、曹洋清、言俊达等安排到反动势力较强的清安铺一带的几个学校，同时聘我为磐石第一中心学校名誉总务主任。这样，地下党员在全乡形成了网状分布，左右了全乡的实际工作。鸿仙寺很快成了醴北工委的据点，成了领导革命的核心机关。

### 五、出谋划策，建立武装

1948年冬，县长雷孟炎将全县15个乡镇的乡警武装，集中改编为县直辖的五个中队，巡回在各乡驻扎。原驻磐石乡的王立身率队离开后，乡内便无武装了，醴北工委书记唐士声指示，要我设法收集乡内散存的枪枝，一则武装自己，为迎接解放作准备，再则临近解放前夕，以免造成社会秩序混乱。待王立身离开后，我即乘机向乡长朱寿益提出武装保卫乡境的问题。我说：“目前王立身已经离开这里，全乡10个保数万人的社会秩序，怎么维持？”他听了，也感到这是压力，旋即问我如何办。我说：“我乡原辖元亨、利贞、淶口三个旧乡镇，各地都有存枪，何不召集会议，建立武装呢？”朱认为此乃良策，即令我起草通知，要全乡士绅、乡民代表、保长等人开大会，讨论决定建立武装事项。这样，经过详细讨论，决定建立三个武装中队，分驻在淶口、关王庙、清安铺三处，各乡取出

步枪30支，进行装备，武装人员的给养由各族捐献。淶口中队长许福生，清安铺中队长刘楚雄，关王庙中队长由乡长兼任，该队增拨两挺重机枪。三个中队统由乡长指挥调遣。关王庙中队成立时，我们又将原在乡警队的11位同志编入该队。关王庙中队在解放前夕，阻截过国民党58军的溃兵，获枪二支。

另外，袁法鹏在株洲当交警队队长，解放前夕，工委派姚南钧、易南庚做他的工作，争取他率部起义。后来，他携带28人，全部美式枪械，来到磐石乡境内。当时我已出任磐石乡乡长，我以乡长的名义，向大地主富户派了钱粮，供部队给养。后由工委指挥该部赴高沙地区，隔江与敌58军对峙，保护当地群众不受敌军骚扰。

我和工委同志，在解放前夕还去各处收集50余支闲散枪枝。解放军四野三九大队来到清安铺时，我们这些武装人员迎接了他们，和他们联欢。最后，将前后收集和争取起义的300支枪，全部移交给了他们。

## 六、支前迎解，巩固后方

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支前迎解工作越来越紧张，对敌斗争也越来越尖锐，驻扎在县境的白崇禧部队，妄图最后挣扎和破坏。工委觉察到敌人的企图后，召开特别会议，要求组织地下党员，不惜一切代价，保护淶口大桥，具体由何少乔、刘昌福、苏勇等同志负责。他们首先派了几位同志到大桥附近，留心观察，窥视敌哨动静，待到深夜，确实见到敌哨十分疲倦欲睡之际，早已潜伏水底的余师同志即用锐利的长柄钩刀，割断桥头连着炸药包的导火线。这样神不知，鬼不觉，当敌人炸桥时，只炸坏半个多桥墩。

1949年7月中旬，解放军来到淶口北岸，但南岸的敌人还在顽抗。解放军作战参谋先找我要去了醴陵详细地图，然后找

唐士声同志指示油坝、漂沙井、黄霞等支部协助在漂沙井渡江作战。解放军采用声东击西的办法，在涑口搬扮桶，搬木材佯装渡江，牵制对岸敌军。而地下党员张宗海、范正银、范明生等同志，则乔装渔民撒网捕鱼，探测响水滩一带水位深浅，并选定响水滩为徒步渡江点。渡江时刻到了，我军炮火猛击敌方阵地，掩护部队过江。我先头部队与我地下党员手拉手从浅水中涉水渡江。一到彼岸，即展开猛烈的攻击战，只几十分钟，便取得了胜利。这次战斗，有十位指战员不幸牺牲，我地下同志及群众在漂沙井，取得了公家的棺木十具，掩埋了烈士。

接着，四野三九大队来到我乡，乡公所旋即遵指示改为磐石乡支前会，我由乡长转为支前会主任。我们在清安铺、姚家坝老站、漂沙井、涑口等各交通要道，设立粮、柴草征集站，以便随时供应南下的解放大军，各站均由得力的地下党员负责，支前会还设立专门机构，专管征粮工作。

在将近解放时，醴北工委组织了文工队和武工队。文工队由何少乔同志负责，组织党内同志和党外先进青年，以文艺形式向群众进行宣传，内容主要是解放战争的形势和党的方针、政策。武工队由苏勇、易申友（即易振强）同志负责，任务是保卫党的地下组织，以便进行活动。

1949年8月，醴陵刚解放，社会秩序需要马上安定，首先便是各学校要如期开学。支前会按照上级指示，各校原有教师，都要经过审查，才能继续任教。这项工作，由唐际植、言拜昌、刘奇群等同志负责。由于地下党对各方情况基本掌握，因此，平时表现立场反动的人，不予录用。新分配的教员，一般热情很高，他们除担负繁重的教学任务外，还做了许多宣传工作。如当时的兰谊学校（现清安铺学校）在兰谊支部组织领导下，全校约20名教师，利用了所有的节假日，自编剧本《大

家欢喜》，改编《赤叶河》等大型花鼓戏，到全乡各保演出数十场，深受群众欢迎，为清匪反霸，提高群众觉悟起了很大作用。他们还在学校附近，组织了三个妇女识字班，一个妇女生产小组，举办农民夜校，对群众进行阶级教育，为迅速安定社会秩序，开展各项革命工作，作出了自己的贡献。